

绣像版

三侠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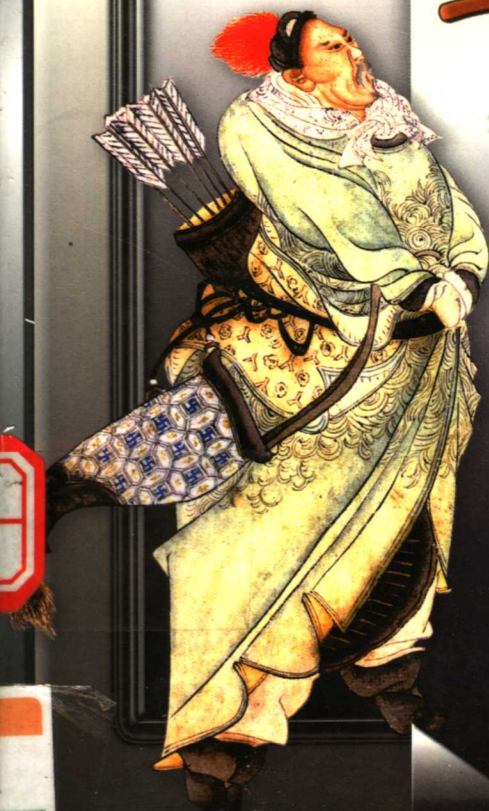
下

中国古典武侠小说精品集



【民】张杰鑫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古典将侠小说精品集

三侠剑

下 册

(民) 张杰鑫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第一回	立松棚英雄大聚会 设镖局统辖十三省	 (1)
第二回	丢钦差失而复见 捉秦尤大闹台湾	 (259)
第三回	五龙二侠二打莲花湖 老剑客出首力解重围	 (475)
第四回	英雄店刘士英行窃 碧霞山胜三爷遭殃	 (739)
第五回	胜子川二下南七省 赵昆福逃亡双龙山	 (953)
第六回	僧道较艺梅花桩 英雄暗探白莲寺	 (1126)
第七回	隐逸楼胜英盗金印 九龙山五子救三侠	 (1293)

第五回

胜子川二下南七省 赵昆福逃亡双龙山

话说贼人进了树林子，大喊一声，抛刀于地。众人要进树林捉拿贼人，萧银龙恐贼人有诈，不叫众人进树林。候了工夫甚大，不见贼人踪迹，银龙说道：“我先进去看看究竟，众位哥哥兄弟，你们把住了东南北，千万别动，我进去看看，他若是打树林子里出来奔西面，西面乃是宅院，自然跑不了他。”萧银龙左手打火折，右手擎判官笔，左瞻右顾，杏子眼乱转，走进树林一看，张德寿在树林中被获遭擒。银龙叫道：“众位兄弟哥哥们快进来吧！恶贼被人拿住了。”刘云、屠士远、欧阳德跑进树林一看，贼人在那里捆着。众人问道：“谁将你拿住的？”贼人哼了两声，不能言语。欧阳德一看，贼人嘴里有东西，欧阳德将贼人口中之物掏出来，问道：“是何人将你拿住？”恶贼不语。欧阳德道：“你要不告诉我，朋友，我教你皮肉受苦。”张德寿心中暗道：“我既被擒，还为什么叫我皮肉受其苦呢？”恶贼遂对欧阳德说道：“你还问我谁擒的，你们倒是有多少人哪？我方一进树林子，黑夜之间，连一个人影儿我都没看见，底下一伸腿，将我绊了一个筋斗，一脚将我踏着，用匕首刀将我衣服刺下一块，又摸出我的飞抓，捆完了我，将我的嘴堵上了”。银龙道：“第一拨四位，是夏侯老伯父的东面，必是夏侯老伯父所为。”夏侯商元此时在树林子东面土岭后埋伏呢，闻听萧银龙一喊，晃悠着大脑袋来了，遂说道：“不是我拿的。”萧银龙说道：“既不是你老人家拿的，这是谁办的事呢？”夏侯商元老剑客道：“这是谁拿

的？明明是买我一招。既是帮忙拿贼，就是我们这头的，何必不言语呢？”老剑客喊了半天，仍然没有答声的。萧银龙说道：“老伯父也就不用追究啦，久而自明。咱先将淫贼扛回宅内，有什么事再说吧。”欧阳德说道：“我扛着王八羔子，他咬我，我就拧他嘴巴子。”欧阳德一下腰，将张德寿扛在肩头，众小弟兄们回归胜宅，剑客仍然把守土岭，准备捉贼。

不言恶贼张德寿被获遭擒，单言恶道七星真人，乘着胜宅办喜事烦乱之际，进了胜宅，洒了十余处硫磺焰硝，老道先点的厨茶房，众人奔西院厨茶房来救火，忽然间众人喊道：“东院喜棚着了！”老道心中暗想：“我方才点着西跨院，为什么东跨院又着起来了？”老道心中疑惑。老道的意思是先点着西边，众人必奔西边救火，众人到了西边，东边必然没有人了，他再奔东边放火。他这里方才将西边点着了，要奔东边去放火，东边无故的火起来啦。老道心中暗道：“这必是人多，有吸水烟的，不小心之故，引起火来啦。”于是老道不往东跨院放火去了，他遂奔了南边而来。老道来到花园之内，西角墙上隐住身形，就见胜宅乱成一团，乡亲门也来救火。老道忽然见东跨院火光已灭，灯烛皆熄，只是西跨院厨房的火着起来，连烧了群房。恶道心中方忖：“我们师徒商量已妥，我放火，德寿奸淫老胜英的女眷，完事后花园聚齐。这孩子色上太亲，必是胜宅女眷太多，这孩子只顾取乐追欢啦！胜宅人声鼎沸，侠剑客太多，我不等小冤家了。”思索至此，由花园大墙跳到院外，出了花园子。古城村南有一片树林子，来到树林子切近，一听树林子内哗啦乱响，贼人胆虚，细一听是大叶杨树被风吹的乱响。恶道一看，有一棵大杨树，粗有三尺，树底下有一条黑影，好似一个人在树底下蠕动，那贼人倒是胆虚，愈看愈像人，还是愈蠕动。正在看的出神之际，忽然那道黑影站起来啦，喊叫：“小子！你将我三大爷房子都点着啦，镖打新人，你往哪里走！”恶道口念无量佛。金头虎大声说道：“你是杂毛哇！”亮一字杵跳起来搂头便打，老道撒双剑接架相还。原来，七星真人在平安镇丢了的剑，在莫州镇上又配上了。恶道正与贾明动着手，杨树林中，“刷啦”一声响，纵出一人，掌中明亮亮匕首尖刀，大声骂道：“万恶的淫贼！哪里逃走？现有小毛遂杨

香五在此！”近前亮刀就扎，二人双战恶道。工夫不见甚大，又听杨树林中哗啦一声，二英雄纵出树林，一位是红旗李煜，一位是凤凰张七张茂龙，亮家伙够上步位，抖手就扎。四位围住恶道动手，恶道心中暗想：“这四个小孩子我倒不惧，院内众人若是都来了，我就难以逃走。”老道想至此处，金头虎贾明喊道：“老道眼往四外直看，他是要走！谁要叫他走了，谁是他孙子。”四个人围住了恶道来回的打旋，恶道动着手，便将双剑交于右手，伸左手取飞剑，愿意劈哪位就劈哪位，正赶上贾明哈吧着罗圈腿，剑到处噗的一声，金头虎躺在就地，大声喊道：“我活不了啦！这一剑劈下一半去。”张茂龙、李煜、杨香五一见贾明喊不能活啦，舍了老道，直奔贾明而来，问道：“怎么样啦？兄弟。”金头虎说道：“下去半节儿，不能活啦。”张茂龙说道：“哪儿下去半节儿？”金头虎道：“小辫下去半节儿。”他们四个人这一舍了老道，老道奔从树林中逃走，张茂龙道：“你这不是诚心放老道吗？”贾明道：“树林子中有人，咱们拿不着还不让人家拿吗？你们没听说过吗？道人飞剑百发百中，倘若他照我眼上来一剑，我岂不成了瞎子啦？你们没听老前辈谈古论今说过吗？齐国二位公子争天下，齐侯无道，二位公子逃亡在外，管夷吾保大公子够奔回国，鲍叔牙保二公子小白奔莒。齐侯被弑，二位公子回国，先到者为君，后到者为臣。管夷吾知二公子小白的车在先，夷吾随后追逐，追上小白的车辆，管夷吾叫道：‘公子别来无恙？后面有汝兄到来，你不能前进。’小白说：‘国家大事，不与别人相干。’管夷吾掌中搭箭，一箭射中小白，就看小白口吐鲜血躺于车上。夷吾笑曰：‘一箭定齐国。’回去迎公子纠。鲍叔牙遂问道：‘主公如何？’小白站起来说道：‘并无损伤。’鲍叔牙问：‘为什么主公这样呢？’小白说道：‘你岂不闻神箭管夷吾？倘若他再发一箭，为之奈何？’恶道再来一剑，岂有我的命在？”小弟兄们在此谈话，暂且不表。

单言恶道逃进树林，就听一人大声喊道：“恶道你往哪里走！黄三太在此等候多时。”举刀便剁，恶道双剑接架相还。恶道是道歪人邪，剑法精奇，黄三太虽然学业长进，仍非老道之敌。恶道双剑上下翻飞，黄三太向后一退，后边正是一棵大杨树，黄三太后背倚

杨树之上，恶道野马分鬃，双剑左右盘旋，三爷想往两旁走，有恶道的剑逼着，所以只有向后退之能。三太这一靠在杨树之上，恶道心中思索：“莲花湖战船上，老儿胜英一刀一个，连伤我两个心爱之徒，今天我将三太小儿钉在杨树之上，扎死三太小儿，也算给我爱徒报仇雪恨。”老道心中思索着，双剑野马分鬃，将三太逼至靠树之时，右手剑用力照定三太肚腹扎去，耳轮中就听哧的一声，扎入树中半尺余深。你道三太面朝南背靠树，恶道野马分鬃是假的，临到挤至树上的时候，恶道左手的宝剑用力向三太腹部刺去，恶道先是双手宝剑，野马分鬃势，三太不能向东西躲闪，恶道左手的宝剑奔三太腹部刺去，西面可就没有宝剑逼着了，黄三太急忙向西一闪身形，恶道左手宝剑扎空，扎入树干内半尺余深。恶道在急力拔剑之时，三太举刀奔老道头上砍去，老道右手的宝剑向上一搪，就听当的一声响。黄三太是棋胜不顾家，这一刀砍去，以为老道必然受伤，焉想到老道的厉害？在左手的剑搪三太刀的时候，右手的剑已经由树干上抽下来了，出其不意，左手的宝剑犹如电光一般，向三太咽喉刺去。说时迟，那时快，三太欲待躲闪，势比登天还难！见宝剑来至咽喉，三太将二目一闭，心中暗道：“我命休矣。”正在此时，就听噗的一声，三太睁眼一看，原来是恶道栽倒尘埃。见有一人，将恶道四马倒攢蹄捆好，站起身来，向东南去了，三太问道：“这是何人？救了在下，并将老道捉住，给黎民百姓除了大害。请留下姓名。”那人并不言语，直奔东南而去，再看踪影皆无，三太不住惊讶。恶道说道：“三太小儿，你们有多少人在此树林内暗算贫道？”三太说道：“恶道，这是你恶贯满盈，合该遭报，神人暗来保护姓黄的。”此时就听外面金头虎喊道：“三哥呀！别叫恶道跑了，千万留神飞剑，恶道进了树林子啦。”黄三太闻听答道：“贾贤弟快来吧，恶道已经被获遭擒，四马倒攢蹄在这里捆着呢。”金头虎闻听此言，急忙来至恶道切近，后面的香五、茂龙、李煜三人，他们跟踪而至。众人一见恶道绑捆在尘埃，杨香五叫道：“黄三哥！你怎么将恶道捉获？”三太是向来不会说诳语的人，遂将树林中老道被获的情形，对他四人说了一遍。金头虎贾明说道：“那条影儿就是我，我将他拿住的。”杨香五问道：“贾贤弟，你怎么将他拿住的？”贾

明说道：“恶道与三哥动手，我在后头给了恶道一脚，将恶道踢倒，摸出绳子将他捆上啦。”老道骂道：“你是什么东西？就凭你也会拿住贫道？你再活这么大岁数，也不是贫道的对手。”金头虎叭叭打了老道两个嘴巴子，将老道的衣服撕下一块来，给老道把嘴堵住。杨香五精细，打开火折子，在老道周身上下照，当时又将火折吹灭，说道：“贾贤弟真高明，救了黄三哥，捉住老道，在老少宾朋之中，贾贤弟这个脸算露足啦。”贾明闻听，笑道：“不敢说是露脸，总算给百姓们除害啦。”杨香五说道：“不错，还是贾贤弟。你拿住的老道，可得你自己扛着。”贾明说道：“那是自然，还能让别位扛着吗？”语毕，拎起老道，扛在肩头上，直奔胜宅而来。

来到花园子切近，杨香五由大墙纵进去开开花园子大门，贾明扛着老道进了花园子，穿过后宅，直奔前院大厅。此时张德寿在那里也是四马倒攒蹄捆绑着，爷儿俩这一见面，谁也别说谁，金头虎将恶道就在地下一放，说道：“恶道师徒真亲热，谁也离不开谁，爷儿俩作个伴吧。”胜爷与侠剑客此时俱都回到大厅，胜爷问道：“明儿，怎么拿住恶道？”贾明滔滔不断，就将以往之话，对胜三爷说了一遍。杨香五说道：“贾明你是用腿踢的恶道，我也不用问你别的，你使什么暗器？”贾明说道：“我使飞抓。”杨香五笑道：“飞抓也成了暗器啦？你去看看老道脖子后头是什么东西？”贾明向前将老道用脚一踢，低头一看，原来脖项后头中了一枝锦背花装弩。贾明向来是脸皮厚，叫道：“胜三大爷！不是我拿住的。杨香五小子真损，在树林子里还不告诉我，来到大厅上，当着这众位，他损我。咱俩要去滚滚，小子，那算你比我武学高明。咱俩就此滚滚吧。”大伙一阵哄堂大笑。杨香五说道：“贾贤弟，你跟我干什么？”此时剑客要杀恶道师徒，一千英雄莫不亮家伙，静等老剑客一下手时，众英雄必将恶道剁成肉泥。胜爷过去一把拉住老剑客，叫道：“老哥哥且慢，容小弟有话上陈。”剑客说道：“今天将恶道师徒拿住，若不急速结果了他们性命，倘若放走，必然传种留根，贼子娶贼妇，流毒无穷。今天你若不教老夫剁了恶道师徒，我这条老命就不要了！”胜三爷叫道：“老哥哥！你老人家且息怒，小弟尚有下情。老哥哥请想，小弟是乡村庄农之家，前者萧银龙杀恶贼秦义龙

之时，众乡亲就有议论此事的；今者火虽救灭，众乡亲好几百号，都在院内，倘若再杀了恶道师徒，教众乡亲看着实在不好看。再者说小弟在乡村之内，向来以厚道待人，要是这么一办，将小弟父子之声名一旦破坏。还是暂且勿用动手，容将众位亲友们谢完了走后，然后咱们大家再同议消灭这两个恶贼之计。小弟我焉能放了呢？除恶即是安良，这宗贼人，不知杀害了多少烈女节妇，忠臣孝子，我不但不放他，我还不能往官面送他；要是一往官面送他，他就乐啦，送到官面，他越狱不是犹如走平地一般吗？”道爷诸葛山真说道：“老剑客请释怒，胜施主之言是也。先叫三太、香五、茂龙、李煜，将外面追贼之人，没有回来的，俱都请回来，然后叫胜奎磕头谢众位救火的乡亲。”西跨院燃烧了二十七间房子，东跨院之火，并不是老道所放，乃是有人在暗中，有意识的放火，为的是东跨院好有人，要不然众人都奔西院救火，恶道便向东院来放火了。故此东院之火，只烧了几块天棚的席子，燃的并不是洒了焰硝硫磺之处。恶道师徒何人所获，大家均莫知其人，至其不露名姓，大家亦莫明其妙。三太等将外面的人俱请回，胜奎与众乡亲俱都道了谢，众乡亲走后，厨房也俱都安歇，大厅上只剩本宅的家人及德行之人。萧银龙与贾七爷出的主意，不在宅内杀恶道师徒，恐其污了宅院，将恶道师徒活埋了。调遣长工月工，在花园东面的树林子西边土岭下打了一个深坑，六尺宽七尺长，愈深愈好，刨不出来水就往下刨，以见了水为止。长工月工由后花园门出去四个人，前去打坑，人多好作活，不一会儿的工夫，将坑打好。小弟兄去了六个人，长工扛着张德寿，金头虎说道：“我扛着老道。”出了后花园，杨香五将后花园门倒带上，众人穿过树林子，来到土坑前，长工将张德寿抛在坑东面，金头虎将老道抛在坑西边，土在南培着。金头虎问道：“杂毛老道，你与你徒弟是抵足而眠？还是俱都头朝北呢？”银龙道：“得啦，五哥，恶贼到了这个时候，就不便奚落他啦。”长工月工抄起铁锨，方铲下一铁锨土去，就听树林子里面一声喊叫：“你们镖行要造反？竟敢活埋人！”众人一看，由杨树上头朝下落下一人，蝎子倒爬下来的，离他三尺，一翻身起来，来到众人面前。此人由腰间撒出一物，白素素的，三尺来长，茶碗口粗细，来到众人面前，将此物一抖，

黄三太头昏，杨香五足跟打晃，左边倒下，三太右边倒下。香五、张茂龙一抄链子锤，李煜一抖链子枪，上前就打。此人一抖那物，二人俱都栽倒。萧银龙取宝马平安散闻解药，金头虎撕衣裳襟堵鼻子，此人一抖那物，金头虎耳朵一鸣，翻身栽倒，萧银龙双笔一点，此人一抖那物，萧银龙就觉口内发甜，眼睛一黑，翻身栽倒。长工月工将要逃跑，此人赶奔进前，对着四个长工月工，一抖那物，四个长工也俱都栽倒。

说书的一张口，难说两家的话，单说胜三爷等在喜棚里面等候埋人的回来，去了工夫很大，仍不见到来。忽听房上东南角有人喊叫：“胜三哥快去救黄三太等十人！去晚了，十人命休矣！”胜三爷一听，握鱼鳞紫金刀，孟二侠握七星刀，萧三侠握金背折铁宝刀，三位老者握刀，穿内宅而过，蒋伯芳合着棍而追，方过了内宅，蒋五爷就跑到三位老者前面。到后花园一看，门关着呢，蒋五爷两脚将门踹落，出后花园够奔杨树林。此时抖沙布口袋之人，将老道先举在坑外，后又举张德寿，然后此人纵上来，解老道的绳子，老道自己掏出口中之物。此人又给张德寿解绳，老道叫道：“师……”刚说出一个师字来，此人摆手说道：“念缓。”老道说道：“你老人家救了我们师徒，咱给胜英留几条命案吧。”老道拾黄三太之刀，方要动手，蒋五爷合棍赶到。老道一看，念了一声无量佛，掉头便跑；张德寿尿尿满裤，随后也跑。此人见蒋五爷已到面前，将白纱布口袋一抖，蒋五爷翻身栽倒，后面三侠这才赶到。胜爷握刀赶奔那人，就听树林中有人喊道：“胜三哥不行吧，还是使冰钻吧！”一句话提醒老三侠，胜爷刀交左手，右手登镖；孟二侠左手握七星刀，右手登莲子；萧三侠左手握金背折铁刀，右手登紫金镖。抖白布口袋之人，掉头向西南，鹤行鹿伏而逃。三位老侠客说道：“追！”正在此时，由北面树林中出来两个人说道：“别追，先看看咱们的人吧。”老三侠一看，十一位叫之不答，呼之不应，比死人多口气。聋哑仙师道：“你们老三位在此处看护，我们去宅院叫人。”工夫不见甚大，来了十余人，也一位扛一个，将挖坑家伙兵刃全都抬起，来到胜宅大厅前，往地下一放，道爷说道：“快取凉水。”将凉水取来，给众人喷，仍然缓不过来；又取出宝马平安散给众人吹，仍然不行，

还醒不了。耗至天光大亮，十一位仍是昏迷不醒。正在此时，老义仆胜忠与婆子妈妈来到喜棚下，叫道：“老当家的！新人死而复生者两次，丫环婆子用刀割去腐肉敷上药，不知如何呢。”胜爷顿足说道：“我的儿妇死了，我再给胜奎娶一房。十一位怎么办？蒋五弟自幼蒙恩师教养，到如今可称盖世的英雄；萧银龙千顷地一根苗；黄三太家有寡居之娘，北路镖头黄昆无子，那黄昆乃是三太之叔，三太一门两不绝；张茂龙自幼失怙恃，我正要与他娶妻生子；杨香五并无三兄二弟；四位长工月工每年受大累，赚我二三十吊钱。倘有好歹，我怎去见人一家老少？世上没有为难的事，胜英就是为难的人，胜英生不如死。”胜爷正在焦灼之际，聋哑仙师道：“胜施主，你不用挂念他们十一位，这不是俗家办的事，你不是得罪和尚，就是得罪老道啦。我听见我们同道之人谈过，此物名为香砂摇魂袋，如熏躺下人，非本门之药不可解，要找不着他本门的解药，一时三刻药劲就解啦，人是复旧如初，这十一位决无危险。”大伙正在说话之时，就见银龙、贾明俱都手脚动转，工夫不大，二人俱都坐起来了，三太等众人也都坐起来了，最后蒋五爷也缓醒过来，胜爷心中稍安。银龙叫道：“五叔！你怎的？”蒋五爷说：“我后到的。他一抖纱布口袋，我闻有一股子香气，便不知所以了。”萧银龙说道：“你看准那人没有？”蒋五爷说道：“我也未留神。”银龙说道，“我见那人不是秃子就是和尚，鬓角锃亮漆青。”道爷说道：“胜施主，你看怎样？可有一宗，这类人决不空着手走，你家中若有奇珍异宝多要留神。”胜爷遂叫胜奎与者家人胜忠，赶忙查点贵重物品。二人查看一遍，并无所失。胜爷说道：“再告诉亲朋有什么要紧的东西，都查点查点。”诸葛山真与弼昆和尚到东跨院查点东西，工夫不见甚大，僧道二位回到大厅前。诸葛山真喜怒不形于色之人，众人一看，心中纳闷，只见老道浑身立抖，颜色更变，叫道：“胜施主，吾命休矣！贫道我失去三宗要紧的东西。头一宗我佩带五十年的宝刀没有啦，使宝刀宝剑之人，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又将费尽二十余年心血所制造的杆棒也失去了。百草转阳丹丢了两包零二十粒，那倒不要紧，是贫道行方便的。”语至此，道爷蓝布道服乱抖，颜色更变。胜三爷一捋银髯，对大伙一阵大笑：“唔，哈哈！”大伙一

看，俱都一怔，胜爷说道：“房子烧了我再盖，儿媳妇死了我再娶，我不能叫好朋友为难。百草转阳丹，道兄尚能再配，我二下南七省办三件事：一者寻找宝刀，二者寻找杆棒，再者我拿住恶道七星真人，或扎他一刀，或踢他一脚，或结果他的性命。这三件事如办不到时，我将我这把老骨抛在南七省，誓死不还古城村！”语毕，遂叫道：“胜奎！备马打点行李。”胜奎叫道：“老爷子！你毒药箭伤还没大痊愈，如何能远行？”胜爷叫道：“小娃娃！箭伤何足为论？小冤家你给众宾朋行礼一谢，你们众位有家眷，哪位也别同我前去；没有家眷的，咱们也别同走，众位可以与我在杭州齐会，因为恶道出家杭州，食毛践土之地，他决不肯离。拿住恶道，找着兵刃，咱们众位在镖局集齐，我再给三太他们整理一年半载买卖。胜奎娃娃，行囊之中多打点散碎银两。”有宾朋要拦阻胜三爷之人，道爷摆手说道：“不必不必。”要拦住不叫胜爷走，胜爷就该得性急啦。老家人胜忠问道：“老爷子，给你备哪匹马？”胜爷叫道：“胜忠，备黄骠马。”胜忠说道：“黄骠马口老一点啦。”胜爷说道：“有膘是好马。黄骠马我自幼乘骑，吾年老矣，马亦老矣，安忍弃之？且马虽老，膘尚在，尚可代步。”列位，胜爷之为人，最长远不过，待人接物，忠厚持久，所以交下的朋友，莫有不与胜爷肝胆相交的。列位，列国时管子伐孤竹迷路，老马引路，困乃得免。胜忠将马预备安稳，胜忠打点了行囊，胜爷与大伙作了一个罗圈揖，叫道：“众位宾朋们！你们要去杭州的，等我走出二五七日，你们再随后而行，咱们是杭州齐集。”胜忠叫道：“老当家的！你就走啦？”胜爷说道：“我就此起身。”黄三太众小弟兄及一千老侠剑客，俱都送于门外，胜爷又对大伙作了一揖，叫道：“胜忠，我此去一年半载也不定，三年二年也不定，也许将老骨扔在外面，老哥哥家务事你多要当心。”又叫道：“胜奎、孟福！你哥俩要专心学习文武，家规不许与我擅改。你二人在你二婶娘跟前要多尽孝道，老主管可以与你二主母商议，他要二少爷，便叫二少爷给他扛幡架灵；他要大少爷，便叫大少爷与他扛幡架灵。家务事俱率由旧章。”胜奎、胜忠俱都唯唯受命。胜爷语至此，叫道：“老主管，带马来！”胜爷接过丝缰，上骥坐了，一抖丝缰，那匹马犹如电闪星飞，一气跑出三里多地，那

马四蹄板乱翻，尘土四飞，众人再看，胜爷踪影不见。胜奎、孟福、萧银龙、杨香五、黄三太与老家人等，俱都眼泪汪汪。

胜爷跑出去三里多地，回首不见众人，这才徐徐而行。胜爷在马上晓行夜宿，饥餐渴饮，过了些庄村镇店，庵观寺院，自觉着心中爽快。忽然间觉着背后嘎哧一响，毒药箭的伤疤已落。胜爷自己不由的一笑，心中暗道：“在家中虽然有男女下人伺候，倒不如行路舒服，胜英真是福薄之人也。”沿路上踩探七星真人师徒的下落，踪迹皆无。至七月初旬来到杭州，老英雄思索：“投亲不如访友，访友莫如下店。早晚回店，多给伙计们几个零钱。”胜爷心中思索着，向前行走，看见有一家客店是落地重修，门面整齐，胜爷拉着马在店门口绕弯。由店中出来一位老者，年有花甲，青布大褂，白袜青鞋，上下直打量胜爷，说道：“你不是胜老达官吗？”胜爷见问，说道：“老者何由识我？”那老者答道：“你不认识小人了？小人姓邹，排行在四。前二十年你住这店时常常周济我，我在此当伙计常受你的恩惠。现在这个小卖买归我主办了。”胜爷道：“原来是四掌柜的。四掌柜你阔啦，真是多年的道熬成河，四掌柜的也当了掌柜的啦。”说着话，邹四给胜爷接过马去，让到北跨院东厢房，给胜爷打水沏茶。胜爷喝着茶，思想多时，暗说道：“怎么恶道踪影皆无呢？”胜爷用完了酒饭，皆因为在家里享了三年清福，不似当年那样耐劳，就觉身体乏倦，未曾喝茶，便沉沉睡去了。睡到三更多天，就觉口干舌燥，有心叫伙计沏茶，又恐怕伙计不愿意，心中暗说：“等明早再喝吧。”胜爷翻来覆去，等到天光一亮，胜爷先整理好了衣服，叫伙计们打了净面水，胜爷问道：“有开水没有？”伙计说道：“有，你老人家稍候一时。”工夫不大，伙计将水打来，胜爷洗完了脸，然后喝了一杯白开水，腰中带上点散碎银两，出店闲游。打钱塘门外绕到东门外，时已日上三竿，胜爷一见，繁华胜于当年。胜爷由夜里口就干渴，喝了点白滚水，此时仍是大渴，胜爷向南北一看，意欲寻找茶铺。找够多时，见坐南有一家挑茶牌，上书“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胜爷这一进茶馆，大祸临头。胜爷进了屋中一看，高朋满座。胜爷有心要转身退出来，见有两个中轻之人，叫跑堂过去，给了茶钱，临走自言自语的说道：“那大年纪还上茶

馆喝茶来，涎痰吐沫一地。走了，咱们回去吧。”胜爷一看，空了两个座位，胜爷遂叫跑堂过来道：“你与我沏一壶好茶叶，我必多给你酒钱。”跑堂笑嘻嘻的说道：“老达官爷，你在这儿喝一回茶，下回你还想上我们这儿来喝呢。”胜爷渴急啦，喝完了一碗，又倒一大碗。刚端起来要喝，就见喝茶的起来三十多位，齐声说道：“掌柜的才起来呀。”胜爷回头一看，见此人有点面熟，似乎在那儿见过，脸上一脸白圈癣，大圈儿套小圈。胜爷自解说道：“我山南海北哪儿都去过，熟人很多，一时想不起来了。”思索至此，仍然喝茶。众喝茶的一跟这位掌柜的客气，这位掌柜的对众茶座道：“众位不要如此，来到我这儿照应我，就是财神爷。我本来不会作买卖，自开市以来，蒙大家光顾，真是高朋满座，胜友如云，买卖还是真不坏。但是我这间屋虽然是一间半大，还是窄小，众位茶座来到这儿喝茶，放零碎东西帽子等，都没个地方。今天我想了半天法子，东面板墙上，我打算作一个窟窿，挂上一块板，用铁丝一吊，众位看着好不好呢？”有一位喝茶的说道：“好好，占天不占地，茶座放个帽子零碎，堪称便利。”

你道此人是谁？正是莫州庙上胜爷恩放的秦义龙大徒弟金面鬼吴升。自从三关庙内逃走，在北方做了两水买卖，逃到杭州，住在客店之中，腰间带三四百银子，住了有一个多月，店中的伙计跟他非常亲近，这一日他将伙计叫至面前，对伙计说道：“我打算作一个小本的生意，你能给我帮忙吗？我这个作买卖，并不在乎赔赚，只要够了挑费，咱们就能干得长远。”这位伙计一听，非常的愿意，俩人一商量，伙计说道：“现在钱塘关东门外，还就缺一样买卖，这宗买卖，还是一本万利我还不外行。”吴升问道：“什么买卖呢？”伙计说道：“东门外现缺一个茶馆。”吴升一听，深以为然，遂将所存的银子拿出来，便交给店里伙计，并不说长道短。完全叫伙计自己看着去办理。这个伙计这么一高兴，将买卖立起来，还是非常的热闹。这日胜三爷进茶馆喝茶，正是吴升的茶馆。吴升这一进来，众人一让他，胜爷抬头一看他，面貌很熟，他又一看胜爷，二人这么一对眼神，吴升这小子不由的就是一怔，心中暗道：“这不是老胜英吗？他怎么来到这里呢？”仇人见面，分外眼红，这小子想起来

古城村师弟被害，大卸八块之事；并且听见人传说，他老师飞镖秦义龙上古城村行老胜英的人情，行刺未果，被胜英乱刃分尸，将尸骨存在破庙之中，自己正要打探事之虚实，希图报复之策，今日老胜英偏偏来到我的茶馆喝茶，放着天堂有路尔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这小子想到这里，计上心头，遂对众人说道：“我打算在板墙上挂一个板儿，为的众人放零碎好方便。语毕，遂到后头烧茶锅屋子，去了不大的工夫，抱了三尺来长、一尺来宽的板子五六块，放在靠胜爷坐着的桌子东面，转身出去。工夫不大，一手提着铁丝，一手提着一条三尺多长、四分来粗、用火烧红了的铁通条。列位，吴升并不是用铁通条穿板墙挂木板，他是打算挨到胜爷跟前，照定胜爷致命处，用烧红了的铁通条扎胜爷，将胜爷扎死了，与他师弟师傅报仇雪恨。吴升提着通条一进屋子，对大伙说道：“众位多包涵，我要用这个铁通条向板墙上穿窟窿，然后再用铁丝吊起这几块木头板儿。可有一宗，红通条一穿木头，必然冒点烟，众位主顾们多受点委屈吧。”认识他的那几位茶座都说：“不要紧，那还有多大的烟吗？”吴升说着话，直奔第三张桌后而来。胜爷的座位靠板墙，后背离板墙一尺来远。吴升要用铁通条穿胜爷后背，胜爷的身后没有地方，这小于遂由胜爷偏面，手提着红彤彤的大铁通条，心中暗道：“老胜英，老胜英，你害了我的师弟，又听说害了我的师傅，今日也是你恶贯满盈，我给你金凤未动蝉先觉，暗算无常死不知。”说时迟，那时快，紧行几步，奔胜爷右肋而来，就听噗的一声，“哎呀！”翻身栽倒。内中有一人大声喊道：“掌柜的，你是疯啦！为什么你飞开了铁通条啦？可烫死我了。咱俩今天总得找个地方说理去，你看我这个喝茶的不够人味吧？大热的天，这一通条正正落在我的后背。”此人这么一喊不甚要紧，满室喝茶之人，哄堂大笑。吴升并不分辩，向那被烫之人眯缝着二目，只是发笑，被烫的那人又是喊，又是“哎呀”。旁边有一位喝茶的看着有点不公，站起身形说道：“掌柜的，你这个人是在买卖人吗？为什么你烫了茶座一通条，将人家都要烫死啦，人家与你说理，你连言语都不言语，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说你烫死就不偿命吗？今天我倒要问问，你是干什么的？”吴升并不急躁，右手乱抖说道：“是我烫那位吗？你问这位，他为什么

无故的兜了我一脚，将通条兜出去了。无故的我用通条烫茶座？一文钱是照顾我的，既是照顾我们的，就是我们的财神爷。这不是大家都看见啦，这位老人家，你是怎么无故的兜了我的通条？人家哪儿不依呢。你倒是说话呀。”老头闻听，将眼一瞪说道：“你这个人不通情理，你看看我这大年纪，连进茶馆，我都是勉强挣扎着进来的。我在店里病了好几个月的热病，如今又转了虐疾，整整发了一百二十四场。这才将将的好啦，我连道都走不动。我会用脚兜你的通条吗？你叫大家评评。”吴升闻听老头这一套，心中说道：“这老小子真可恶，明明他踢了我手腕子一脚，将通条踢飞，到此时他不认帐啦。”吴升道：“我怎么不说别人呢？明明是你站在第四张桌子角儿踢的我。”众人一看这位老者，年纪甚高，矍身量，黄胡须，一脸油泥，穿着一件蓝布破大夹袍，挂板的破鞋，麻绳系着。众人这么一看老头的情形，真不像抬的起腿来之样，大家这才给了事。有一个喝茶的说：“哪位后背挨烫啦，年轻的人，烫一下子倒不要紧，是误伤，并非故意，若将这位老者连累上，你们要一打官司，这位老者一着急，出不去屋就死啦，这场人命官司谁打？”这人这么一说，大伙齐声说道：“有理有理。”此时胜爷也站起身躯，将那受伤的人安慰了一回，胜爷又掏七八文钱，要了笔，给开了一个药方子，共六味药，有那好事的喝茶的，接过钱来，到药铺买了药。胜爷又拿了一文钱，叫人买一文钱的黄酱，将药末调好敷在患处，立刻止疼。

大家将事给了完啦，胜爷遂回头说道：“这位老朋友贵姓？请这边喝茶吧。”那位老者并不客气，走到胜爷的桌上，说道：“喝你碗吧，闻着你茶真喷香。我买一文钱的土末，沏了一壶，非常之苦，连一点茶叶味儿都没有。”胜爷叫过跑堂，再给添一个茶碗，倒了一碗递与老者，老者说道：“你真是贵人吃贵物，这个茶叶真清香适口。”胜爷问道：“老朋友仙乡何处，尊姓大名？”那位老者说道：“人的名儿，树的影儿，要提起我的名来，真是无人不知，现在落了魄啦，就不能说啦。我就是三不归：一不归，堂前父母不能尽孝；二不归，乡里乡亲不能奉陪；提起三不归，病在招商店，煎汤熬药靠谁？六七月里穿夹大袍，十冬腊月把蓑衣披，我这分难苦诉谁？”

胜爷一听，遂说：“老人家，我领教你贵姓高名？”老者闻听，打了一个唉声：“休要提起，我是大有名誉之人，我压倒群雄，但是现时穷啦，就不是英雄，就算成了狗熊啦。”胜爷说道：“我问老朋友，究竟是哪里人氏？贵姓高名？请详以告我。”这位老者又说道：“唉，我是阔人啊，就是不知死的鬼。”胜爷说道：“老朋友，这是什么话呀？”老头说道：“我是不知死的鬼，你都不懂？我三只金镖压倒绿林。我骚扰你两碗茶，我走啦。”胜爷说道：“别走，老朋友，我有话。”一句话未说完，老者站起身来，出了茶馆。胜爷是光棍一点就透，方才觉着右肋一热，铁通条就飞啦，老者如今说道，三只金镖压绿林，不知道死的鬼，岂不是讥讽自己吗？胜爷见老者出去，胜爷由兜囊中掏出二三百钱来，放在桌上说道：“伙计，这是我们二位的茶钱。”语毕，胜爷走出茶馆，见老者踢啦踢啦，向东而去，人烟稠密，胜爷不能在后紧迫他，遂在后喝道：“老朋友，我有话问你！”那老者连头都不回，胜爷在后头紧紧的跟随。路南有个胡同，老者进了胡同，出了南胡同，直奔旷野而去，相隔不远，前面有一片树林子，那老者进了树林，胜爷心中暗道：“进了树林你还走的了吗？”胜爷遂也进了树林，东西南北举目观看，那老头儿踪影皆无。正在着急之际，胜爷就听南面上有人说话：“苍天哪，苍天哪，真是生有处，死有地，想不到我这大年岁，死在这棵歪脖树上。”胜爷闻声走去，一看又出了岔事一宗，那老者吊在歪脖树上，那老者上吊的那个树枝子，也有小拇指粗细，这根绳子乃是一条老年间打算盘疙疸的红三珠线，譬如现在的小孩头发绳相似。胜爷将大衣服脱下，放下小包裹，心中暗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胜爷乃是久经大敌的侠客，胜爷上前一伸手托着老者的臀部，一手松开套儿，慢慢的将老者救下树来。若没有武学的工夫，一位救一位，还是真不容易。胜爷将这位老者救下来之后，将他放在尘埃，脊背靠着一棵树，用手盘他两条小腿。那两条小腿，直挺挺，胜爷又不敢用力，恐怕伤了筋骨，慢慢的盘过膝来。胜爷用手拍着老者的肩头，遂叫道：“老朋友醒来！为何这大年纪行此拙志？”上吊之人肚子里一声响，吐出一口浊痰，复又“哎呀”一声，翻了翻眼皮说道：“是你救的我？”胜爷说道：“老朋友为何寻死？正是在